



圣人的艺术世界

周广璞 张伟 主编

SHENGRENDYISHUSHIJE

老子的

人生

艺术

张金光 著
济南出版社



《圣人的艺术世界》丛书

老子的人生艺术

周广璜 张 伟 主编
张金光 著

济南出版社

老子的人生艺术

张金光 著

责任编辑:孙凤文

封面设计:李兆虬

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)

德州新联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199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张:4.5

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80 千字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 7—80629—008—7/B·2

定价:6.00 元

(如有倒页、缺页、白页,请直接与德州新联印刷厂调换)

目 录

困顿的人生·····	(1)
宇宙论·····	(7)
本体论·····	(7)
本原论·····	(16)
运动变化的“道”·····	(23)
“道法自然”·····	(30)
辩证智慧·····	(36)
“万物皆负阴而抱阳”·····	(36)
“反者道之动”·····	(37)
“深根固抵”·····	(39)
“微明”与“物壮则老”·····	(42)
求反思维与综合效应·····	(47)
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“自然”人生论·····	(60)
“域中四大，人居其一”·····	(60)
“惟‘道’是从”·····	(61)
追求反面人生：守“反”待“正”·····	(71)
“道”我合一·····	(76)
“贵身”·····	(84)
“无为而无不为”·····	(89)
“功遂身退”·····	(93)
救世的忧患意识·····	(97)

理想人格·····	(104)
“无为”的社会政治论·····	(112)
“天道”与“人道”·····	(112)
尊“人”与贬“王”·····	(116)
“无为”与“自为”·····	(122)
“玄同”与“大同”·····	(131)

困顿的人生

老子即老聃，姓李，^①名耳，字聃，又自号老阳子，楚苦县（今河南鹿邑东）历乡曲仁里人。生当春秋末期，约生于公元前 570 年前后，比孔子年长约二十岁上下。老子长寿，卒年不知。

老子出身于贵族的下流，属于士的一个阶层，而他的政治与社会生涯却日趋下降，一至于愤而走向民间，成了“隐君子”，长期过着隐士的生活。

老聃青年时就担任了周王室的史官，一曰为“守藏室之史”，或曰“柱下史”。这种史官的职责是管理着大量的国家文书与图籍，因而他也就获得了接触图书典籍的机会，使他具有较渊博的知识，精通名物典章，深谙社会政风世情，再加上他久居下流社会，接近于庶民，这一切使他成为当代最有知识、学问和独立思想的人。

据文献所载，孔子曾多次向老聃求学问道。老子大约在三十七岁时，于鲁昭公十二年（公元前 530）以前，因受了

^① 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作姓“李”。据考证春秋前无“李”姓，有“老”姓。“李”当为“老”声转来。故老聃实姓“老”（从高亨先生说）。

甘悼公或甘简公的迫害而逃往鲁国。^①《春秋》“昭公七年”条有日食的记载，也就在这一年，孔子得以向老子问礼。老子因明通周礼，于此年在鲁国巷党为人主持葬礼，十七岁的孔子也应邀助葬。送葬的人群正在行进途中，突遇日蚀发生。老聃遂令孔丘“止柩就道右，止哭以听变”，等太阳复明后再起柩前进。孔子不明此礼。待葬事结束后，他请教老聃并表示了自己的疑问意见。老聃回答孔丘道：“诸侯朝见天子都是待日出而上道，日没前而休息并祭奠。大夫出疆也是日出上道，日落后便休息。送葬也是如此，不在日出前上道，不在日落后止息祭奠。只有罪人和奔父母之丧的人才见星而行。”今“日有食之，安知其非见星也。且君子行礼，不以人之亲痼患”（《礼记·曾子问》）。这是孔子在向他的弟子说礼时，回忆起当年向老子学礼而受到教诲的一桩事情。

除上述而外，《礼记·曾子问》还记叙了下列三件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情。这三件事大约也是老子在鲁国时发生的事。^②一则记老聃告诉孔子说，在三种情况下要请出庙主：天子或诸侯国君去世时，则由祝取出群庙之神主而藏之于祖庙，哭毕，丧事结束，然后神主各被送还其庙；国君去国出行，“太宰取群庙之祖以从”；合祭于祖庙时，则由祝迎四庙之主，主出庙入庙时，必警蹕。又一则记老子向孔子讲述小子夭殇用衣棺之礼的起源。再一则记老子向孔子论子女当服

^① 见高亨《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79年第1期。

^② 见陈鼓应《老学先于孔学——先秦学术发展顺序倒置之检讨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1988年第9期。

丧期间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从戎作战。

老子还一度居沛（时属宋地，今江苏沛县）。这里距老子的故乡不远。《庄子·天运》篇记载孔子“南之沛见老聃”。《庄子》一书中有八处记述了孔子向老子问学之事，大抵都是发生在沛地的事情。^①

据《左传》“昭公十二年”条记载。“成、景之族”“赂刘献公”，杀掉甘悼公“及宫嬖綽……老阳子”。^②在这次王室政变之后，老子又被召回洛阳，继续任守藏室之史。他在洛阳任职时，孔子曾到洛邑向他访问学术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鲁南宫敬叔向鲁君请求允许他与孔子一道去周都洛邑。鲁君赐他们一乘车，两匹马，一个随从侍者，一同到周都问礼。这次拜见了老子，向老子请教，临别，老子还对孔子有所赠言。《老子韩非列传》又载，“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”。老子教诫孔子道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这次拜见老子与所受其教诲，在孔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曾对弟子们说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吾不能知，其乘风云而上

① 见陈鼓应：《老学先于孔学——先秦学术发展顺序倒置之检讨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1988年第9期。

② 高亨先生认为老阳子即老子，“及”当作“反”。见其《关于老子的问题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79年第1期。

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在孔子看来，老子是一个虚怀深藏，内德盛美，志意超迈，而无骄气淫欲的人，非世间若鸟兽虫鱼等闲之辈。

老子的形象也是有些超群姿态的。有一次，孔子去拜见老聃，正逢老子新沐，方将披发曝干，见其神态热然不动，寂然淡泊而似非人，以至于使他望而却步，稍候才入见老子。并对老子说：“丘也眩与，其信然与？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，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。”（《庄子·田子方》）可见老子是一个忘却身心，不为外物所动，淡泊而独立于世俗之外的人。

老子不仅神态超群，他的理论更是超越时俗之论的。他阐扬大道，指责世情，然并不为世人所理解接受。在他的书中写着这样的话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不笑，不足以为道。”（《老子》四十一章。以下凡引自《老子》一书者皆只注章名）他之所谓“道”，在一般人听到之后并不懂，也只是付之一笑而已。而他也只有慨叹道：不为时人所笑而尚“不足以为道”。由于“道隐无名”，故不易为人所显见。所以他也只有反复告诫世人，切勿以俗眼观道，因为以俗眼观道而恰适得其反。他说：“明道若昧；进道若退；夷道若类；上德若谷；广德若不足；建德若偷；质真若渝；大白若辱（通黜。黜，黑垢）；大方无隅；大器晚成；大音希声；大象无形。”（四十一章）可见，老子每不厌其烦地阐释“道”，而人们理解“道”，体认“道”，则又何其艰难。尽管他说：“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”“言有宗，事有君。”结果仍是天下“莫之能知，莫之能行。……夫唯无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则

我者贵”（七十章）。对他的言和要求，天下无能知、无能行者，因而对老子这位“被褐而怀玉”（七十章）的“圣人”也就不理解，更谈不到以他为法而仿效了。老子之为人、之为道，离群而超俗，顶风而进，逆流而上，超越现实人生，故不为时人所认可，亦自不免时生离异孤独之感。他在《道德经》第二十章中写道：“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？美之与恶，相去若何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，其未央哉！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我独泊兮，其未兆；沌沌兮，如婴儿之未孩；傚傚兮，若无所归。众人皆有余，而我独若遗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！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……众人皆有以（以，用也），而我独顽似鄙。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（母，道也）。”这里的“我”是双关的，既指体道之士，而更应指老子自己。老子愤世疾俗，责世抗俗，把人生价值提升到超现实的高度，他的心胸与目光不同于俗人凡眼，自然也不为世俗人所看中。因而不免发出“我独异于人”、“我独泊兮”之叹。

老子是不能与时君世主合作，亦不能与世俗合流的，他的最后归宿便是辞官隐去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说：“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（按：函谷关）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’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”

老子一生虽无赫赫功业的建树，然而却无疑成就为智慧之光彪炳千秋的哲学理论巨匠。其所著《道德经》（世称《老子》）五千言，乃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自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私家著作。《道德经》正如他所描述的“用之或

不盈”、“渊兮似万物之宗”、“湛兮似或存”的道一样，乃是蕴量无限的智慧宝藏，是他留给后人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。

宇 宙 论

严格说来，在先秦具有自己逻辑起点的、带有很强思辩性的一个完整哲学体系的哲学家，就只有老子配得上此称。“道”就是老子哲学的逻辑起点，他的哲学就是由此而拓展开来的。以“道”为起点和核心而完成了他的宇宙论、人生论、认识论、方法论，形成了一个完整哲学体系的建构。

本 体 论

任何一个严整的哲学体系都是由阐发宇宙论开始的。

“宇宙”一概念老子尚未提出。墨子曾提出“宇”的概念，而且对它作了界定。《墨子·经说》道：“宇，冢东西南北。”“宇”是一空间概念。尚未提出“宙”字。根据现有文献来看，第一个将“宇”、“宙”连起来给以界说的算是战国末年的尸子，他说：“上下四方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。”《庄子·庚桑楚》也说：“有时无乎处者，宇也；有长而无本剝者，宙也。”宇与宙就是指无限的空间与时间。到了《淮南子》就直接连用在一起了。《天文训》道：“虚霁生宇宙。”孔子不讲宇宙论，他的学生说过夫子的“性与天道”之论不可得而闻，实在是说孔子不谈论此学问也。与孔子同时并年

长于孔子的老子，虽不用“宇”、“宙”这个词，然而在他的书中却有“域”这一概念。他说：“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，域中有四大。”“域”就是他使用的一个最大的总的空间概念，他把至大而无外的空间称之为“域”，这就是后来“宇”的内含。他讲“域”（宇）内之学，可以说在老子之先中国尚无宇宙论哲学，老子是创立中国哲学宇宙论的鼻祖。他的宇宙论以及其整个哲学体系就是由“道”展开的。

域内，即宇宙中的根本是什么？第一个对这问题作出系统回答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老子，他的“道”论就是宇宙之根本论。第一次系统打破了神秘的天论，而对宇宙之根本作出了理性的回答。

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，老子认为作为世界本质的、根本的、绝对的东西，超出了直观经验世界之外，是“出言”的，无法给它起个名字，只能勉强给它定个名字，迫不得已而只能用形色名声经验界中的名字勉强加以称谓。他采用了一个最广泛使用而尽人皆知的道路的“道”字，这样以来就容易造成很多歧义。因而在《老子》书中所使用的“道”字，其意义是不一的，必须分清哪些是老子发明使用的“道”的最根本的含义，如此才能捉摸住老子“道”论的真髓。

老子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‘道’，名可名，非常‘名’。”（一章）他又说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‘道’，强为之名曰‘大’。”（二十五章）“道”是老子指称宇宙本体的正名，他之所以反复申名“道”本无可名，就是要把“道”及其“名”同经验之事物及名区别开来，并表述他

为宇宙形上本体物，赋予它凌驾于域内一切具体事物之上的超越性，提升为形上本体。他的“道”所指称的“存在”是先天地而存在的，而且是天地之母，“似万物之宗”，它“独立而不改”即无可与之对待者，是绝对的，永恒而不灭的，而且是永恒运动变化而不停息的。它不同于包括天地在内的“域”内万事万物。不过，天地间万事万物虽无可与之对待者，然而它却与天地及万物密切连续而联系着。二者是统一的，其统一就是因为他的形上之“道”与具体万事万物同是物质。

老子的“道”并非如今之所谓绝对精神、理念、观念之类，而是具有物质性的。他多次明白地说过“道”是“有物混成”、“道之为物”、“其中有象”、“其中有物”、“其中有精（有精细的东西）”、“其中有信（可信之实在）”。

不过，“道之为物”却不是直观的具体之物，其存在状态与众不同，它乃是无形色名声因而是超验的形而上的实在体。老子对道的体态用了很多笔墨加以渲染描述，以显出其作为物之与众物不同的特征。他说：“道”是“视之不见，名曰‘夷’；听之不闻，名曰‘希’，搏之不得，名曰‘微’，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绳绳兮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，是谓惚恍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。”（十四章）

道是无形的。确切地说，是无具体形状，即无直观经验界的具体形象。老子用“微”来称其无具体之形。故曰“搏之不得，名曰‘微’”。因为“道”无形，所以摸也摸不着。它是“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”，道的状象是无具体物之状，似有似无，因而看不清楚，这就是他所反复说的“惚恍”、

“惟恍惟惚”、“惚兮恍兮”、“恍兮惚兮”、“寥兮（即空而无形）”（二十五章）、“窈兮冥兮”（二十一章）。他的“道”在空间上实是至大无外（故又名之曰“大”）、至小（故又称“精”）无内的。因为无形而又至大，所以说“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而不见其后”。说不见首尾，实是无首无尾，即充盈于一切空间。故有时又称其为“大”，即广大无边，无涯际，无处不在。观其所言“道”，实为一处于无边浑沌状态之物。道本身是一种既精微而又浑沌的无形之状。对于这种浑沌而未分成万物的状态，有时又称之为“混成”之物，或叫做“一”，混而为一、为“大”。“混成”、“混而为一”是道存在的基本状态，这就是浑沌为一、混然而为一体的未分的原始初态。

老子有时又用“虚”字去描述、指称“道”的体态。他说：“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，渊兮似万物之宗；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”（四章）“冲”即“盅”。东汉许慎在其《说字解字》“盅”字条下引老子言便是作“道盅”字。他训“盅”为器虚。“盅”之为虚，并非一切空无所有之意，它是与实器相连为一体的中空部分，无此中空便无此中空之实器，无此实器亦无此器之中空。老子借此，一方面说明“道之为物”是虚大无形的，只有与“实”（万物）比较中，才可体悟到它的存在而认识它。另一方面说明“虚”“实”本是合一体而不可孤立分割的。虚生实，实回归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多次申明虚实、有无之关系及其功能用途。如说：“三十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（十一章）这里所谓

“无”并非一切空无所有之无，乃是与“实有”相连为一体的空虚部分。他还说：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（按即“盅”）。”（五章）风箱有中空之虚，其功利才用之不可穷尽。老子是重视“虚”的，因而在人道方面便引出“守盅”的结论（说详后）。再说老子之所以用“虚”来形容“道”之体，也是旨在喻明其体之大而无形。照《说文》说，“虚”本指大丘，昆仑丘谓之昆仑虚。丘或指土之高大非人力所为者，或说为四方高中央下者之地。这种大丘望去空旷无际，有似无所见之感，由此引申为空虚，如鲁少皞之虚是也。言“道虚”，绝非谓其一切空无所有也，而是言其大而无形，以此虚大之“道”而用之或不尽。“不盈”即不满。若器盛水，满则虚尽，故不满可引申为不尽之意。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因“道”为大虚，故不可盈。此亦言其空无涯际之大也，在空间上充塞一切。虚有大，容量大，包容一切，深不可测，故其功能、用途则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宇内只有“虚”才是包容一切的。他说过，“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”。（四章）还说过，“大盈若冲（按即盅，训虚），其用不穷”（四十五章）。此实是从两个方面讲的同一个问题。“实”是具体的，自大言之，“虚”可括一切实，虚还可贯彻一切实。老子又两用水之渊、深来状“道”之体态，亦系此意。渊引申为深不可测之渊。湛，深湛，若清澈而深不见底，不可测度，广无际涯之大渊。以此状道之形体虚大不可捉摸。然而尽管那么虚旷深湛不可捉摸，可又若隐若现。最深湛之水，反使你觉得或若无水，故其用“似或存”之语，以极写道体之无定形之状，即“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”，道是无定形之物质。一言以蔽之，“虚”

是道体存在的一种状态，它并不等于一切空无所有。这是正确理解“道冲（盅）”之体的根本出发点。他之所以多用“似”字，实表道体无法形容之状。

老子有时把道称为“谷神”（六章），这个“谷”字，也是因道虚空而以其状称之的。

老子又说：“天下皆谓我：‘道’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；若肖，久矣其细也夫！”（六十七章）“不肖”，即不类。肖者皆为有具体形状之物。道因其广大无际而又绝对是绝对的，故无任何与之相类之具体物。若与具体相类的话，也就会变得渺小细少了。也就是说，道唯大，且永恒存在，不会减少。他又说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道隐无名。”“隐”字说明道体只是隐而不显，并非空无。这还是说道为无物之象，无状之状。道之为物，虽无形而实含创生万物之元素，因为万物之本原，宇宙之本体。

道是无声的。故老子说道“听之不闻，名曰希”，“大音希声”。

道是无色的，所以老子说道“视之不见，名曰夷”。

综上所述，道既为无形、无声、无色之实存，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浑沌状态，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不明不暗，若明若暗，绳绳兮不可名状。老子一再言明“道之出言”，非言语可道者，总之，“道之为物”乃无形色名声之超验的抽象的实存物质。

这里必须声明，老子的“道”是不可验的，然而对道的描述却是来自可验的形色界中的语词。这可以说是他惯用的烘云托月之法。或可叫反衬之法，他谈超验之“道”，却用经验中共识之名物去说之，更确切些说，是惯以经验中种种